



挣扎于生活褶皱深处的浮世绘

——读黄朴小说集《新生》

□安黎

黄朴是一位有创作实力,有骄人创作业绩,也有灿烂创作前景的实力派青年作家。他在小说、散文等领域,皆有不俗表现。尤其是近些年,他的创作日益活跃,创作技法越发成熟,创作思路更加清晰,创作势头更为业内人士看好。他笔耕不辍,尤其执著于在中短篇小说的园地里勤勉耕耘,并收获颇丰,已成为陕西新一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和代表性人物,俨然已成为陕西新生代作家的领航者,其新近获得陕西省第五届柳青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便是很好的例证。他的笔触游弋于城乡之间,聚焦镀金时代人们精神与心灵的嬗变,善于捕捉生活中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汲取多种小说精神元素和技法,并将其融入中国本土化的叙述语境中,从而使自己的书写,土中有洋,今中含古,显得既辽阔,又俊秀;既气韵饱满,又姿态多变,颇有生活的色度与底蕴。

读他新出版的小说集《新生》,让我对磨砺之功毕现的黄朴更是刮目相看。《新生》一书选编了作者近年发表于《钟山》《当代》《芳草》《江南》《青年文学》等刊的作品,不敢妄言篇篇皆为精品,但就其总体艺术水准而言,放眼中国目前的文学现状,绝对有着冲刺前沿列的实力。

他的底色大抵是现实主义的,但在现实主义的架构里,我们看到了先锋精神和现代主义的遗韵,看到了寓言象征荒诞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症候。现实的无比复杂性导致现实往往超越了小说家的虚构而呈

现出小说才具有的夸张变形乃至荒诞魔幻的种种因子。而这正是小说家创造天地施展才华之所在。优秀的作家善于借助故事将形而上和形而下巧妙地结合,在故事溢出的部分呈现小说家的挖掘发现和思考。

《新生》中的12篇小说,或者说黄朴小说的全部家族,都有一个基本的取材倾向和表达共性,那就是以被边缘化的底层社会为关注点和切入点,避开市井红尘,将聚焦对准无论是地理意义上还是精神意义上皆无比荒僻的生活或人性褶皱,将笔触伸向生活的腹腔和生命的原色,从而复原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场景,打捞出一张张被时代的亮光隐没的面孔,把他们生存背景和命运轨迹,予以不加掩饰地艺术化呈现。很多画面,也许是粗粝的,甚至是不堪的;很多细节,也许过于逼真,逼真到能令人感到生理的不适。但恰恰是这些元素,才与主人公生存和精神的样态相契合,并促成小说骨架的搭建和内容的饱满。以现实为基础,以艺术真实为追求,以复原超越本相为己任,以草根人物为解析对象,从而给文学的世界,添加自我个性化的别具特色的文学样本。每一片掉落的叶子,都带有秋天的气息;每一个艰困中的生命,都注解着时代的脉相。黄朴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始终对那些命运的凋零者,不动声色地抱持一种朴素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民本立场,是一种人道的价值,弥漫于情节的跌宕中,渗透于字词的铺



排里。

独有的叙事腔调是一个作家确立自身的重要标志。黄朴有较强的语言自觉,极为注重小说语言的开掘。他在意的是语言的张力和语言的质地,他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掘语言所具有的弹性。有时他不惜破坏语言固有的结构,用夸张通感变形荒诞拓展语言的边界,在陌生化的叙述中,竭力打破小说语言固有的藩篱。因之,他的小说呈现出多样化异质化的图谱,既灵秀抒情,

又黑色荒诞幽默;既匍匐于坚实的大地,又能轻盈地升腾到哲学思辨之境。

黄朴的描写是细腻的,娓娓道来,运笔不慌不忙。就语境而言,作者仿佛置身事外,没有太多的情感渲染,既不欢欣,亦不悲愁,但一经读之,却给人以痛彻心扉的刺痛感。痛却喊不出声,哭却挤不出泪,在纠缠与纠结中,让阅读变成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冒险之旅。欲说还休,还休欲说,书中人物仿佛化为一根根的线,牵动着人的心脏。生存的殚精竭虑,导致精神的杂草丛生。活着,哪怕是动物性地活着,却已耗尽全部的心力。他们中的多数人,无疑身处社会的末梢神经,世人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也无法拽住时代列车疾驰远去后的后襟。他们自生自灭,在物质的匮乏与心灵的挣扎中,其人性的善恶,欲望的起落,皆宛若一簇簇野草和一朵朵的野花野蛮生长和恣肆绽放。黄朴用弦外之音般的暗示,在告知读者:切勿被城市的灯红酒绿所迷惑,在现代化的华美旗袍里,无论面子如何地光彩熠熠,但都无法遮蔽里子的粗糙和不堪。在时代大潮的挟裹里,他们身心的裂变,他们灵与肉的挣扎,他们直面生活的罪与罚,值得每一个有担当的作家去当他们的书记员,为时代写下他们的心灵秘史。仅此一点,黄朴小说就具有了非凡的承载力,它除了给人展示出一套素面朝天的真实生态,更给人提供了观察与思考的新角度和新样本。

(上接第5版)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北京文学》的几届编辑们千方百计、不断探索寻求突破,虽然步履维艰,但他们不改初心,付出的不仅仅涉及心血和汗水。于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学背景,需要文学界更深入的思考,更需要文学期刊进一步的探索与突破。

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时任执行副主编杨晓升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期刊向何处去》的文章。文章深入分析了文学期刊的处境,认为十几年来,文学杂志普遍陷入窘境,发行量严重萎缩,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今信息社会媒体的高度发达、读者阅读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文学杂志面对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局面,未能很好地从内容设置、管理运营等方面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学已逐渐丧失其往昔的魅力。这种观点如果是针对文学艺术的魅力本身,显然站不住脚。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经成为过去,但是,百年来的自我期许以及读者对文学怀有的期待,并没有成为过去。这时《北京文学》进一步调整了自我定位,希望刊物能够“热切关注现实、敏锐紧跟时代、真诚贴近读者、精心策划组织作品,它显示了一份文学杂志更大的关怀和更广阔的视野”。因此,守正创新是新世纪《北京文学》最重要的特点。

与此一思路相呼应的是,2003年1月,时任社长的章德宁亲手策划并创办了《北京文学》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定位为:“精选·好看·典藏”“撒千种报刊精华,创独家选刊气象”,该刊以“第一时间精选全国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为办刊宗旨。这也是全国原创文学期刊最早办选刊的先例,而后几年,《当代》《长江文艺》争相效仿《北京文学》创办选刊版。

与此同时,由执行主编杨晓升具体担纲负责的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则沿着他的思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版与创新。

“现实中国”是新版《北京文学》中的一个重头栏目。自2001年改版以来,这个栏目每期必发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且内容切入当今百姓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潜在的热点问题。这个栏目既最大限度地强化了这本文学杂志的现实感和社会性,丰富了传统文学杂志相对单一的形式和内容,又进一步地体现了这本文学杂志的大众性,更多地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普通读者的阅读。《北京文学》每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一经刊发,常常被全国各地报纸争相转载。其中有影响广泛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老年悲歌》《天使在作战》《天堂上的云朵》《留守北大荒的知青》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女作家曲兰发表在《北京文学》的两篇报告文学:2002年第5期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2003年第6期的《老年悲歌》,奇迹般先后促成上述两期杂志的脱销,分别被全国十几家报刊广泛转载,这是在伤痕文学引发的轰动效应沉寂20余年之后的奇迹。两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让《北京文学》编辑部更坚定了让文学杂志关注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信心,同时也坚持每期策划、组织并发表关注社会、直面现实与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并逐渐培养起了各界读者对刊物的阅读期待,“现实中国”于是很快成为《北京文学》的“焦点访谈”和品牌栏目。

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是“现实中国”这个报告文学栏目中影响更广泛的作品。这篇报告文学以强烈的现实感和忧患意识,塑造了上海女医生陈晓兰的形象,描写了她为揭露个别医院的医疗腐败、医德沦丧所作的努力与牺牲。《天使在作战》读来令人惊心动魄,也令人忧心和愤怒,又为之震撼不已。作品在《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一经发表,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天使在作战》和蒋韵发表在《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双双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天使在作战》发表于《北京文学》上,作品仅有3万余字,勉强算得上“中篇”,而其他获奖的4部作品无一例外为长篇。作者朱晓军是大学教师,也是五位获奖作家中唯一的业余作家。全票入选鲁迅文学奖的《天使在作战》,使朱晓军迅速成为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而备受关注。作品的主人公、上

海医生陈晓兰因此也引起央视的关注,并且成为当年度央视评选的“感动中国”人物。而第四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专门提到要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广泛的影响力,使《北京文学》作品转载率迅速上升,由原先的每年五六十篇次上升到平均每年的百余篇次。迄今为止,《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几乎年年成为国内几种权威报告文学年人选篇目最多的。《北京文学》因此被誉为“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新重镇”。

改刊后的《北京文学》还设置了“文化观察”栏目,接连推出的大众文化话题讨论,更是开国内文学期刊持续与公众互动的先河。新世纪以来《北京文学》讨论题目先后有:“寻找文学存在的理由”“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青年”“向当代文坛进言”“中国高考向何处去”“中国医疗改革向何处去”“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何势不两立”“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中国职称评聘制度向何处去”等。“现实中国”和“文化观察”栏目讨论和表达的问题,既有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更有广大读者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比如教育问题,职称评聘问题等。

所有这些举措,使《北京文学》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经济严峻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激流勇进的姿态和立场。当然,北京财政对《北京文学》的支持力度,在国内也是领先的。新世纪的《北京文学》继续扬帆远航。我们看到,2003年新世纪第一届“《北京文学》奖”有苏童、阿来、陆文夫、牛汉、蔡其矫等36人分获不同奖项;后来,在历届评奖中,王蒙、铁凝、潘军、叶广岑、严歌苓、王安忆、池莉、毕淑敏、陈应松、蒋韵、毕飞宇、朱晓军、刘庆邦、何建明、朱玉、韩少功、乔叶、迟子建、范小青、李唯、荆永鸣、石钟山、张凯、张伟、杨少衡、党益民、阎纲、郭文斌、李栋梁、邵丽、梁晓声、陈世旭、葛水平、须一瓜、裘山山、尤凤伟、孙春平、黄蓓佳、马晓丽、尹学芸、南翔、黄咏梅、阿袁、吴君、老藤等先后获奖。这些获奖的作家作品,就是《北京文学》新世纪的“硬核”作家和作品。有了这些作家和作品,《北京文学》就胜券在握遍地风流。

现在的《北京文学》,由于刊物地位和优厚的稿酬标准,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不同代际的作家。

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是《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的优秀传统。浩然、张洁、王安忆、刘恒、张辛欣、余华、徐小斌、石一枫等知名作家,他们的小说处女作无一例外发表在《北京文学》。新版的《北京文学》也继承了杂志重视文学新人、致力于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的传统,“新人自荐”这个栏目就是专门为作者发表小说处女作设立的。小说处女作从何而来?当然主要是从大量的自然来稿中被沙拣金挑出来的。看自然来稿一如大海捞针,艰难而辛苦,但他们坚持不懈、乐此不疲。自2001年改版至今的近20年来,“新人自荐”栏目几乎每期都发表小说处女作,同时配发编辑和评论家对作品的点评。周美兰、王秀云、毛银鹏、蔚然、常芳、秦锦屏、钟正林、毛建军、冯俊科、王海霞、刘紫剑、翹楚、张奇、彭敏、李菁、宋凯琳、赵依、王军等都是曾在《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的新人,如今都逐步走向文坛。据悉,虽非处女作,但在新世纪以来的《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后逐渐引起关注的作家,更是数不胜数。

由于《北京文学》的办刊成就,新世纪以来,刊物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奖项。由中国新闻出版科学研究院、期刊数字传播研究院、龙源数字传媒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历年“中文电子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排行”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据迄今已经发布的报告,总共4000余份期刊网络阅读排行中,《北京文学》2005~2018连续14次进入龙源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国内排行100强,10次进入龙源网络阅读海外排行100强,多年来有数十家媒体关注并报道了《北京文学》的创新与改革。多年来《北京文学》作品在《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小说月刊》百花奖、年度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中国传记学会优秀传记文学奖、各种文学排行榜中屡屡获奖。

2009年,在由中国期刊协会联合北方11个省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奖”评选中,《北京文学》荣获“中国北方十佳期刊”称号;2016年,《北京文学》进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发布的“中国期刊海外发行百强”榜;2018年,《北京文学》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期刊交易

博览会评为“2018年中国最美期刊”和“2018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2019年,《北京文学》荣获“新中国70年精品期刊”称号。

《北京文学》70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北京文学70年的发展史,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部分。70年来,《北京文学》形成了自己鲜明稳定的特点和风格,这就是:形象正大、引领风潮、扶持新人、锐意创新。

一、形象正大。作为北京的文学刊物,是这座城市的文学、文化符号,形象正大是《北京文学》最重要的特点。这一如北京的方正、堂皇、阔大又气象万千的城市结构一样,既有天坛、故宫“中轴线”这样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主流叙事”,同时也有四合院、小胡同百姓温情的民间修辞。但是,无论是“国家叙事”还是“民间修辞”,北京的气象格局终还在正大的表述中。《北京文学》因隶属关系,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杂志。但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其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时具有了“国家”文学的含义。另一方面,文学的北京不是一个“户籍”概念,而是一个“大北京”的概念,“大北京”极大地拓展了北京的文学疆域,它让那些在京的“外省”作家同样有归属感和依托感。这些作家的题材、体裁、人物和故事,其丰富性超越了北京的地域性。因此,包容性是《北京文学》正大形象的一部分。

二、引领风潮。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作家有了得天独厚的文学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不同身份的文学家以文学的名义在北京相会,国内外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师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北京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发端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影。而《北京文学》就是引领风潮的载体。

三、扶持新人。北京文学创作和批评人才辈出,与《北京文学》对新人的扶持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北京文坛是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各种文学潮流都有领袖人物和代表性作品,《北京文学》在国内的地位可见一斑。1990年代,文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没有影响《北京文学》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和关注的努力,因此它作为文学生产、传播以及评论的中心地位稳定又坚固。不同的是,那种单一的社会历史叙事,被代之以具体的、个性的、丰富的、复杂的、以及宏大和边缘等共同构成的多样文学景观。多样化或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北京文学》新人的不断涌现,让刊物发现了更年轻的文学资源。尊重更年轻的个人阅历和知识背景,使《北京文学》发表的作品呈现出更年轻的风采。新人是文学新面貌的创造者,只有不断发现、扶持文学新人,文学杂志才有可以期待的未来。

四、锐意创新。创新不止是一个时尚的潮流,一个流行的口号。它是由一个个可实施操作的、具体的方案构成的。我们常说文学有永恒的主题,但文学没有永恒的杂志。从1980年代到现在,萎缩颓败甚至消失的文学杂志难以计数。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文学实践环境中,文学杂志如何在坚持文学性的情况下生存,是所有文学杂志面对的最大问题。《北京文学》当然也概莫能外。当然,创新主要的还是文学作品的创新,这是文学杂志的根本命脉。没有好的作品,有再多好主意,都与文学杂志无关。因此,抓好作品一直是《北京文学》不变的办刊思想;另一方面,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栏目,加大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北京文学》创新的最大看点。许多年以来,《北京文学》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于自己刊物发展的道路。

上述四点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北京文学》70年的历史,是中国当代文学70年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简约概括《北京文学》70年历史的话,那就是——风雨七十载,风流大道行。

祝愿《北京文学》在未来的日子里风采依然,风流依旧。

■好书快读

《莫言演讲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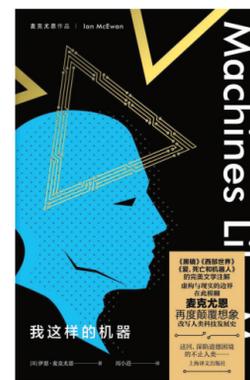
莫言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



此书是莫言的演讲全编,该系列共含三册:《讲故事的人》《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财富与欲望》,全面收入莫言25年来的精彩演讲106篇,这也是莫言演讲作品首次大规模集结编选。莫言作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作家,他获奖后甚至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对莫言的理解和关注终究要回归文学,这106篇演讲涵盖了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的初衷、他的文学理念、他对自己作品的深入解读,以及他对社会和文化的深邃思考,这套演讲集里正隐藏着莫言为何能走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的秘密。

《我这样的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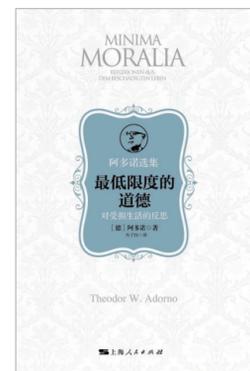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年,平行世界的英国伦敦,彼时人工智能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前的发展水平。英国在马岛战争中落败后,托尼·本恩当选为英国首相,“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也没有自杀;与此同时,32岁的伦敦人查理开始了两段新的关系:他爱上了楼上的邻居米兰达;他继承的遗产购买了一款新型人形机器人“亚当”。“亚当”拥有以假乱真的智能和外观,能够完成逼真又不失自然的动作和表情变化。在米兰达的帮助下,查理重塑了“亚当”的性格,事情也慢慢开始失控。

《最低限度的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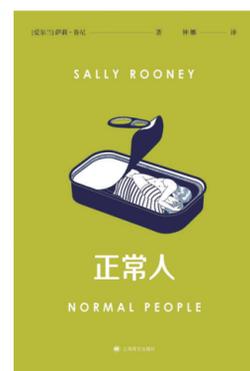
【德】阿多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作,阿多诺于1944年在美国流亡期间开始写作本书,并于1949年完成,1951年出版。阿多诺以一种独特而具有发散性的文字,展示了日常行为中最微小的变化与20世纪最灾难性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好、诚实的生活不再可能,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社会”。通过敏锐的社会观察,阿多诺提供了他对从日常经验到晚期工业社会种种现象丰富的思想批判。

《正常人》

【爱尔兰】萨莉·鲁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康奈尔和玛丽安在爱尔兰西部一个小镇长大。在学校,康奈尔备受欢迎,玛丽安则被视为怪人,独来独往。然而,一次令人怦然心动的对话,改变了两人的关系和他们今后的人生。一年后,两人都来到都柏林的圣三一大学念书,在派对中重逢。此时的玛丽安活跃于大学社交圈,康奈尔则成了边缘人。大学数年中,两人各自与他人交往,但似乎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磁力,将两人彼此拉近。

《证言》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使女的故事》结局15年后,基列国的统治从内部显露出衰腐的迹象。在巨变将临的关键时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运开始交错,进而引发了颠覆性的后果。她们从各自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三种不同的叙事声音构建起一个更宏大、更开阔的时空,首度披露了基列国倾覆背后的秘闻。过去与未来在讲述中逐渐交叠,真相以令人惊叹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